

新时代之光

远在赣东北丘陵深处的横峰是革命老区。方志敏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到横峰县,如在时光的隧道中行走。曾经的旧山村,变成了新花园;崎岖的山道,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。远方,丹霞飞瀑,梯田一片金黄,游客尽在画中;身旁,整旧如旧的老屋满是歌声笑靥,或是一个剪纸陈列室、一个民国学馆、一个乡村图书室……老百姓的幸福家园,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。

跟随乡长走姚家

我不知道他就是姚家乡的乡长。他也没有告诉我他是谁。看着他挺年轻,又戴着一副眼镜,说话文质彬彬的,我以为是团干部或者宣传部的工作人员。参观途中,走着走着,我就被他的讲述抓住了,以至于他走到哪里,我就跟到哪里。他对这个乡的情况很熟。面对我一连串的问题,他侃侃而谈。

我说,你们的秀美乡村建设,等于翻新了一个又一个村庄,哪来的钱?

他指着苏家塘村中一片开阔的草坪告诉我,在不砍树、不填塘的前提下,把原来碎片化的土地整合绿化,按上级扶贫政策到上海出售土地使用指标,获得资金,投入改善人居环境和文化环境。

在王家村,我问他,为什么那些矮小的苗木也要挂上牌子?

他说,为了给孩子看,让他们知道一棵树的生命过程,这也是家乡的地理课。在苏家塘村口,我说,为什么要留下那片看上去挺稀疏的林子?

他带领我走进那片树林。春雨霏霏中,整个苏家塘已变成一片绿色的丝绒。村口有个水塘,养育了世代本地人。清波涟漪,山花点点。塘前的这片林地时见裸露出赭红色的泥土,显得有

——

出门寻果。要寻的是贴梗海棠的果子。

贴梗海棠,是近些年才注意它的。在居住小区里闲逛,逛到春夏之交时,在花圃边上就可以看到,心中诧异,怎么以前就没见过呢?

查资料,原来它就是贴梗海棠。海棠有多种。西府海棠、垂丝海棠、贴梗海棠这三种是常见的名称,但就是没见过贴梗海棠的样儿。于是就知道了它,也知道了它与前两种海棠其实并不是一个类别。如果套用属相的说法,西府海棠、垂丝海棠是属苹果的,而贴梗海棠是属木瓜的。

木瓜,可不是现时流行的水果番木瓜。它们属相也是不同。且番木瓜是外来的种,中国以前并没有它。贴梗海棠是地地道道的木瓜,这个名分古来有之。《诗经》说: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瑶。”那个木瓜就是这个木瓜,全名又叫作皱皮木瓜。

于是一直就想认识这个木瓜。可是在小区找了好几年,也没找着它,今年还是如此。也许是因为与花的交情尚薄,所以与果子缘分也浅?其实也不尽然。我与它们还是有一些拐弯抹角的缘

分的。——

幼年家居闽北。那时家里衣食俱缺,日常是见不到什么水果的。不知是哪一天,家里来了一位客人,带了几颗果子来。我分得一个,不认得是什么水果,却也是欢天喜地的,想来多半是因为新鲜。

果子的长相记得不甚清楚,只依稀记得青中带黄,个儿不大。咬了几口后的样子倒是记忆至今。里头的肉更黄些,又因为果肉既硬且多渣、不易啃食,果子被咬得坑坑洼洼,浮渣满目。至于味道,只是酸涩,却又不完全是,因为酸涩之后,竟是甘甜。

这样的果子,与我只有这一次缘分,此后就再没有见到。也曾在水果店中留意过,皆无所获。但是,那种酸涩之

湖南人何兴荣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,圆圆胖胖的脸上有一股孩子气。然而,让我在一群人中注意到他,并非因为他的笑,而是“吃哒吃哒”的抽泣声。

在一个慈善活动现场,我受邀讲述一群西北孩子读书的故事。我讲他们在寒冷的冬天里,课间十分钟时,相互挤在一起跺着脚取暖。中午,他们捧着热腾腾的饭食经过校园,走到教室,饭菜上面就已经蒙上了薄薄的冰花,他们咬着“嘎吱嘎吱”尖叫的冰花饭粒,明亮的眼睛望着我,诉说他们对外面世界热气腾腾的向往。天气寒冷,他们一张嘴,就有白色的气团,花儿一样开在他们的唇边……

我讲离别前几天,我进城去办事,在校门口招手搭上了一台过路的小车,被他们无意中看见,误以为我要离开了,立刻大呼小叫,从校园冲出来,追着汽车一阵猛跑……吓得那位陌生而好心的司机,急忙在我颤抖失控的喊叫声中陡停。我急忙推开车门,紧紧抱住寒风中追上来的孩子,他们有的从身后将我环抱住,有的拽着我的袖子,扯着我的手袋,依偎着我,一个个颤抖得像离娘的小鸟……

故事还没讲完,人群中传来“吃哒吃哒”的抽泣,声音越来越大,迫使我不得不停下来,泪眼相看——一个穿着红西装的男子,正拽着衣袖擦鼻子抹眼泪,一副孩子气的模样!

老区的细节

艾平

以根据不同数额,给予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补助报销,这家肯定是得到了。奶奶想争取的是最后剩下那部分。

出门不远,我们又遇见了一个老爷爷,六七十岁的样子,穿得整洁,在散步。他显然认识乡长,憨厚地冲着乡长笑,也没有什么客套话。

乡长便问他最后住在了哪里,补助的钱收到没有,还有什么困难。

原来,这位老人家的三个儿子不孝,经过乡里做工作,他们已经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义务。可是由于老人家的老伴儿和儿媳没有处好关系,老两口不愿意住到儿子家去。乡里便帮助他们修缮了房子,又在经济上给予了一定的补助,现在他们吃住和看病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,过得好多了。

他说,乡村里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,有些事儿,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。

我看出来了,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,当一个称职的乡长事无巨细,挺不容易。离开横峰以后,我专门给这位黄利忠乡长打了电话,问他吴家小组那位奶奶的事儿怎么样了。黄乡长说,第二天她拿着全部凭证来了,我们研究了她的凭证,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,已经为她家向民政局报送了补助申请。

我在电话里问了小黄乡长的年龄,不由夸奖他是个年轻的好干部。他腼腆地说,不年轻了,方志敏、黄道他们创立苏区的时候,还没到我这个年龄呢。

山中的水芹菜

在上海菜市场见到过一种菜,如芹菜般长短,如芹菜般在梢头长着叶子,却是空管状的茎秆,根部发白,通体是略灰的那种绿,弱弱的。我向店家,这是什么,店家极简地回了我:水芹。当时我不知道水芹本是种野菜,就因为吃的人多

了,便被收编进了种植蔬菜的队列。

到了横峰,每个村子都有农家乐餐馆,每个餐馆的食材做法都极具个性,但是有一道炒青菜是不可或缺的。见那一盘子翠翠的绿色上来,有些似曾相识,当地的朋友告诉我,是一种野菜,叫水芹。细细品味,觉得香味十分醇厚,偶尔会流露出上海水芹的气息,一丝丝,转瞬即逝,但总体上不是加重了上海水芹的花香,而是有些另外的新颖和馥郁。

乌石头古村落处于横峰县北部的磨盘山中,古枫树遮天蔽日,毛竹鲜花簇拥着半山腰的四五座老民宿,山涧里泉水缓缓流过,对面山上的油茶树阵阵飘香,负氧离子高,幽绝人间。也是有缘,只见一泓浅水边,有位大嫂领着孙子正采摘着什么。上前一问,竟是水芹。这一回,我看清了横峰水芹原初的模样——比上海水芹矮而壮,也就六七寸高,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茎管很厚实,根部也是绿色的,水气却并不很大,感觉它虽是草本,也沉得住气,像这里的葛根、油茶、斗米虫那样从余地生长着。

大嫂起身,把摘下的水芹递给我,我一看那长在梢头的叶子,明白了,这就是上海水芹的一族,幸运的是,在横峰,因为好生态的庇护,它们没有失却本真。大嫂见我对水芹如此感兴趣,便把她摘下的水芹全部递到我手里,很朴实地说:“给你。”相传乌石头民情敦厚,有好客之风,于此也见得一斑。

在当年的红军操场,少年时代读过的《可爱的中国》一文,在我耳边回荡:“我相信,……到那时,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,到处都是日新月异进步,欢歌将代替了悲叹,笑脸将代替了哭脸,富裕将代替了贫穷……”

往前走,是红色遗址群。在老旧小区小巷里,我看到了一条新标语:“真心实意抓扶贫,不负群众信任情。”

——

叫木李。“投我以木李,报之以琼玖。”自然,木李也是属木瓜的了。它有个名字叫光皮木瓜。

木瓜、木桃、木李,统而言之都是木瓜。它们有何作用?都可作药材。《诗经》里说的,大概还是以之为水果。它们的味道,不会是大众化的可口,但也不排除有喜好之人,比如我。

姑娘送我的木瓜、木桃、木李,都是些口味一般的水果。我所回报她的琼瑶、琼瑶、琼玖,也只是些漂亮的石头。瑶、瑶、玖,都是身上佩带的挂饰,它们只是貌似美玉而已。

可是呀,木瓜、木桃、木李,是姑娘亲手所摘;琼瑶、琼瑶、琼玖,是我的心爱。我们赠予对方的,是我们的真心。我们所期盼的是永相合好,“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”。谁在乎它们好不好吃,是不是美玉呢?

叔,您好吗?我们想念您……”何兴荣嘴巴一咬,低下了头。接着,所有人都看到——何兴荣拽着衣袖擦鼻子、抹眼泪,一副孩子气的模样,那“吃哒吃哒”的抽泣声大到几乎要盖住主持人声情并茂的读诗声。

这次,台下没有一个人笑,一浪又一浪的掌声哗哗地响起来。

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,谁也没有想到,何兴荣突然上前抢过主持人的话筒,大声说:“各位,各位,我想说——在深圳,我是一个小老板,虽然赚钱不多,但吃饭是够用了。至于为啥去做好事,我想,能帮别人一点是一点,我帮不了的,还有你们大家会援手,对不对……不管哪里人,大家都是一家人,都是中国人。仔细想想,哪个人在世上没受到过别人的帮助……反正,哎呀,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我就想,让我们大家一起做春天,去温暖那些需要温暖的人,好不好……”他突然像一个演讲者一样,高高地扬起手,雕塑一样定格在台上。

现场沸腾了!突然,主持人发现了新情况,立刻说:“哎哎哎,何总,你不许哭啊!你再哭,我也哭了啊!”可能是主持人的幽默逗乐了他吧,他还满腮的泪水呢,却“扑哧”一下,笑了!

善良美好的何兴荣,笑吧!我相信,以后,你的笑声会更多!因为,我们都是春天!

——

这个压抑不住哭声的男子就是来深圳做服装生意的湖南小老板——何兴荣。不久,这群西部的孩子收到了何兴荣为他们买的新衣和文具。

半年后,我接到何兴荣的邀请电话,说他组建了一个专门为社会做好事、好事的“春天服务队”,让我去参加他们的慈善会。

会场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。我刚一到大厅,何先生像只麻利的兔子一样从雅间蹦出来,跟我握手,咧着的嘴笑成了一朵盛开的喇叭花。

我想,此情此景,何兴荣应该不哭了。大会开始,来宾纷纷发言。最后,大家强烈要求躲在角落的何兴荣发言,他迟疑着不肯上台,直到掌声热烈,呼声连天了,他才匆匆跑步上台。站立后,环顾四周,嘴巴张了半天,愣是红着脸没吐出半个字,听到大家善意的哄笑声,他圆圆的脸上浮出满满的歉意和笑意,然后就一鞠躬,再鞠躬,张着翅膀一样的手臂,弯腰用肢体语言来谢谢大家。

台下掌声热烈,大有不放过他的意味。他终于害羞地开了口:“我真的,真的不知道讲什么……”说着,站在舞台上的他,双手合十,频频给大家鞠躬,又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主持人解围说,好吧,那我就给大家念一封孩子们写给何总的信吧。

主持人刚念了个信头:“亲爱的何叔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作家史铁生到延川清平湾插队落户,同绥德过去的“破老汉”一起给生产队拦牛。作家笔下这样写:

在山上拦牛的时候,我常常想,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、麦垛,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,就好了。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“唏溜唏溜”地抽着旱烟,笑笑说:“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。老汉几家、老婆几家都睡一口好材。”

陕北的牛也是苦,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,“呼噜呼噜”喘粗气,身子都跟着晃,我真害怕它们烦躁。尤其是当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,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。

本地人都知道,北京知青眼里这陕北人的光景,并不只在这时。三十年、五十年,甚至更远,祖祖辈辈的陕北人,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

这块悲壮的土地。众多文人笔下曾这样描写她:地域辽阔,广漠延绵,峰岭交织,莽原逶迤。传统的陕北人,是大皮袄,是大裆裤,是百纳鞋;男人的标志是“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”,女人的标志是“红裹肚”。这里的人们曾艰难度日,自称受苦人。贫瘠的土地,苦焦的生活。让人实在无法理解的是,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感情天地、精神世界又是何其丰富多彩呢!在这块山梁沟沟、风沙草滩共生的生活天地里,诞生了众多异彩纷呈的民歌作品——

三十里的明沙,
二呀嘛二十里的水,
五十里的路上为了看妹妹,
半个月我跑了一个十五六回,
十五六呀回,
把哥哥就跑成了罗呀么罗圈腿。
六月的日头,腊月的那风,
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。

……

许多歌主题多是表达男女的爱情和感情。但场景不同,歌词和曲调均不同,可看出创作者之众。不同的词曲,不同的故事,艺术上却比翼齐飞,可看出民歌创作多么繁盛。

艺术来源于生活,这肯定是定律了。带着泥土芬芳,又表达人间至真至情。既在民间久唱不衰,又在城市大剧院赢得不息掌声,那一曲曲陕北民歌,就是极好诠释这一真理的作品。

更令我们惊异的是,在这片生活困苦、劳动生产条件甚为恶劣的土地上,那些年代,有生活,就有故事。有故事,就有艺术。

酷暑寒冬,天光云影,雨雪雷电,连绵起伏的沙丘间,曲折陡峭的山道上,长城内外,赶牲灵的人儿边走边唱;激流险滩,漩涡弯流,惊涛骇浪,大河上下,搬船的艄公也把歌唱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,陕北佳县荷叶坪村农民李思命,从自己一生流船生涯中总结出了代表中国穷苦人民心声的语言,创作出了震惊中外的《黄河船夫曲》。

李思命十七岁就跟着父亲流船,常年四季奔波于包头至吴堡渡口间的黄河波涛之上,对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再熟悉不过了。惊险的流船岁月,曲折的人生道路,古老的黄河故事,为他创作民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,他小儿子家里至今保存着父亲编歌词的本子。同时,那奔腾咆哮的黄河水,曲折回环的山川河道,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,练就了李思命一副好嗓子。1920年的春节,村里闹秧歌,他拿出早就编好的节目,与同村的张士铭(男扮女)合作演出《搬水船》,他扮演老艄公。

老艄公:“姑娘!你要坐船,我老汉有个对子,你能对上我就搬你,对不上我就不搬你!”陈姑娘:“艄公,请开言!”

老艄公唱:你晓得,天下黄河几十道湾哎?

……

这些歌谣,词、曲作者和歌手,都是些陕北高原上的脚夫、揽工汉、拦羊后生或揆梁婆姨。但这些音乐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让都市里的音乐专家、艺术家们都赞叹不绝惊叹不已。其久远不衰的生命力,同样让许多歌手自叹弗如。陕北民歌是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有名作者和无名作者们,世世代代共同创作和续写的陕北人的生活史歌。一位音乐专家在作了多年研究后这样说:享誉中外的陕北民歌,像奔腾不息的黄河源远流长,经久不息地飘荡在黄土高原的山山、村村、沟沟、岔岔。



流瀑(摄影)

邢景平

大地